

青箱雜記

〔宋〕吳處厚撰

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青箱雜記

〔宋〕吳處厚撰
李裕民點校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 崔文印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青箱雜記

qīng xiāng zá jì

〔宋〕吳處厚 撰

李裕民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4³/₄印張·78千字

1985年5月第1版 193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90,001—12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1307 定價：1.00元

點校說明

青箱雜記是北宋元祐二年吳處厚作的一部筆記。

吳處厚，字伯固，邵武人，皇祐五年中進士，授臨汀獄掾，以後在官場上不太得志，至熙寧中，才在定武任管勾機宜文字之職。元豐四年，因神宗屢喪皇嗣，上書說，這是因為古代保護趙氏祖先的程嬰、公孫杵臼沒有得到旌表的緣故，應當訪求墓域，建祠祭祀。這才被升為將作監丞。第二年，變法派蔡確當了宰相，蔡曾跟吳學過賦，吳便寫信乞憐，求蔡推薦，不料未能如願，便懷恨在心。元祐四年，吳得到蔡的車蓋亭詩十首，即歪曲原意，箋注後上告，指責蔡意在攻擊太后，蔡確及其支持者均遭貶逐，吳由此升任知衛州，不久死去。吳處厚這種政治陷害的手法，為士大夫們所厭惡，宋史把他列入姦臣傳。吳處厚好讀書，能詩善賦，皇祐時試律設大法賦，得第一名。所著有青箱雜記十卷、論相（居家必備）、懿訓及賦評一卷（見宋史·藝文志，已佚），此外，在萍洲可談、宣和畫譜、剡錄、輿地紀勝、寰宇通志及青箱雜記中，尚保存吳所作的詩十二首。

青箱雜記，多記宋及五代朝野雜事、詩話及掌故，書中引到的魏野、李淑、王禹偁、王安國、陳堯佐、曹翰、陳亞、夏竦、韓琦等人詩詞，多為他書所未載，卷九詳記燕肅作蓮花漏之法，是研究科技史的寶貴資料。書中亦有迷信成分（如卷七詩讖）及失實之處，但郡齋讀書志說它「所記多失實」，未免以偏概

全了。

青箱雜記的版本主要有：

一、稗海本。

二、四庫全書本。

三、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內容多同稗海本、四庫全書本，少數文字與兩本皆異。

四、抄本，北京圖書館藏，有跋語云：「俞子容守約齋藏書，正德辛巳夏六月晉昌唐寅勘畢。」有復翁（黃丕烈）跋，云「當從原本錄出，非真跡也」。此本比其它各本多一吳處厚青箱雜記序，內容亦與各本有較大出入。

五、夏敬觀校本，此本以文淵閣本為底本，校以稗海本、類說本，一九二〇年商務印書館排印。校記不多，有若干漏校、誤校處。

此外，有說郛本（傅增湘校明刻本、宛委山堂本、商務印書館本）、唐宋叢書本、古今說部叢書本，均收錄青箱雜記二十五條。今以四庫全書（文津閣本）為底本，與稗海本、抄本、筆記小說大觀本、說郛本、夏敬觀校本等對校，並參校類說、宋朝事實類苑、詩話總龜等書。引及夏敬觀校記時，均簡稱夏校。

附帶提一下，此書在宋史藝文志中已與黃朝英靖康細素雜記相混，永樂大典（中華書局仿印本）所引青箱雜記，均出靖康細素雜記，並非青箱雜記佚文。

本書點校中的錯誤之處，請讀者指正。

李 裕 民

一九八三年九月

青箱雜記序

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撰

前世小說有北夢瑣言、酉陽雜俎、玉堂閒話、戎幕閒談，其類甚多，近代復有閒花、閒錄、歸田錄，皆采摭一時之事，要以廣記資講話而已。余自筮仕未嘗廢書，又喜訪問，故聞見不覺滋多，況復遇事裁量，動成品藻，亦輒紀錄，以爲警勸，而所紀皆叢脞不次，題曰青箱裸記，凡一十卷。

元祐二年春正月甲寅日謹序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此序惟北京圖書館藏抄本有之，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七錄此序全文，今據抄本補。

青箱雜記目錄

序

卷一 一

卷二 二

卷三 三

卷四 四

卷五 五

卷六 六

卷七 七

卷八 八

卷九 九

卷十 一〇

附錄一 各家著錄及題跋 一一

附錄二	有關吳處厚的資料·····	一三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

附錄三	參校書目及簡稱·····	一三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

青箱雜記卷一

雷德驤，長安人，太祖時，久居諫諍之任，有直名。與趙普有隙，時普以勳舊作相，寵遇方渥，驤間請對，言普專權，容堂吏納賂。由是忤旨，貶商州司戶。歲餘，其子有隣撾登聞鼓訴冤，鞫得其實，堂吏李可度除名，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，出普知河陽，召德驤復舊官，擢有隣守校書郎。後普復入相，德驤懇乞致仕。太宗勉之曰：「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。」有隣性亦剛鯁，有父風，太宗嘗面諭有隣：「朕欲用汝父爲相何如？」有隣對曰：「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，非宰相器。」乃止。有隣弟有終亦有才，平蜀寇，最有功，爲宣徽使，薨。德驤、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淮南兩路轉運使，當世榮之。王禹偁贈詩二首，其一曰：「江南江北接王畿，漕運帆檣去似飛。父子有才同富國，君王無事免宵衣。屏除奸吏魂應喪，養活疲民肉漸肥。還有文場受恩客，望塵情抱倍依依。」其二曰：「當時詞氣壓朱雲，老作皇家諫諍臣。章疏罷封無事日，朝廷猶指直言人。題詩野館光泉石，講易秋堂動鬼神。棘寺下僚叨末路，齋心唯祝秉鴻鈞。」蓋禹偁常出德驤門下，而德驤深於易，酷嗜吟詠故也。

有終有將略，自平蜀後，人爲立祠。又嘗以私財犒士，貧不能足，貸錢以給，比捐館時〔六〕，猶逋三萬緡〔七〕，真宗特出內帑償之〔八〕。故魏野哭有終詩曰：「聖代賢臣喪，何人不慘顏？新祠人祭祀〔九〕，舊債帝填還。鹵簿塵侵暗，銘旌泪洒斑。功名誰復繼〔一〇〕，勅葬向家山。」

洛陽龍門，有呂文穆公讀書龕。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，初有友二人，一人則溫尚書仲舒，一人忘其姓名〔二〕，而二人誓不得狀元不仕〔三〕。及唱第，文穆狀元〔三〕，溫已不意〔四〕，然猶中甲科〔五〕，遂釋褐，其一人徑拂衣歸隱〔六〕。後文穆作相〔七〕，太宗問：「昔誰爲友〔八〕？」文穆卽以歸隱者對，遽以著作佐郎召之〔九〕，不起。故文穆罷相尹洛〔一〇〕，作詩曰〔三〕：「昔作儒生謁貢闈，今提相印出黃扉。九重鵷鷺醉中別，萬里烟霄達了歸〔三〕。隣叟盡垂新鶴髮〔三〕，故人猶著舊麻衣〔四〕。」洛陽謾道多才子〔五〕，自嘆遭逢似我稀。」所謂故人，蓋斥其友歸隱者也〔六〕。

文穆有大第在洛中，真宗祠汾時，車駕幸止其廳，後人不敢復坐。圍以欄楯，設御榻焉。卽今張文孝公宅是也。

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，致仕樞密副使〔七〕，而其父尚無恙。父名居業，周易學究，性友弟，滯選調三十餘年，年六十餘，始轉京秩，以主客員外郎致仕。見其子入

踐樞府，授大府卿，壽九十卒〔二八〕。卒未逾年，張公亦捐館，故諡文孝。乃知張公貴達，皆其父福慶所致〔二九〕。

李文正公昉，深州饒陽人。太祖在周朝，已知其名，及卽位，用以爲相。常語昉曰〔三〇〕：「卿在先朝，未嘗傾陷一人，可謂善人君子。」故太宗遇昉亦厚，年老罷相，每曲宴〔三一〕，必宣赴賜坐。昉嘗獻詩曰：「微臣自愧頭如雪，也向鈞天侍玉皇〔三二〕。」昉詩務淺切，效白樂天體，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，而李公詩格亦相類，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。

公有第在京城北，家法尤嚴，凡子孫在京守官者，俸錢皆不得私用，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，月均給之，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，世所難及也。有子宗諤，仕至翰林學士，篇什筆札，兩皆精妙〔三三〕。太宗朝，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，閣門拒之，宗諤獻詩曰：「戴了官花賦了詩，不容重覩赭黃衣〔三四〕。」無聊獨出金門去，恰似當年下第歸。蓋宗諤嘗舉進士，御試下第，故詩因及之。太宗卽時宣召赴坐〔三五〕，後遂爲例，雖選人帶職〔三六〕，亦預內宴〔三七〕，自宗諤始也。

王文正公旦，相真宗僅二十年，時值四夷納款，海內無事，天書荐降，祥瑞沓臻，而大駕封岱祠汾，皆爲儀衛使扈蹕。處士魏野獻詩曰：「太平宰相年年出〔三八〕，君在中書十四秋〔三九〕。」西祀東封俱已畢〔四〇〕，可能來伴赤松遊〔四一〕。」

世傳真宗任旦爲相，常倚以決事。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〔四三〕：「國有大事，事有大疑，匪卜匪筮，公爲著龜。」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，每慎密遠權以自防，故君臣之間，略無纖隙可窺。

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，楊公謫汝州，公適當軸，每音問不及他事，唯談論真諦而已。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：「山栗一秤，聊表村信。」蓋汝唯產栗，而億與王公忘形〔四四〕，以一秤栗遺之，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〔四五〕。

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爲僧，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，及將捐館，遺命剃髮，以僧服斂。家人不欲，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。然公風骨清峭，項項微結喉，有僧相之〔四六〕，皆謂其寒薄，獨一善相者目之曰：「公名位俱極，但祿氣不豐耳。」故旦雖位極一品，而飲啗全少，不畜聲伎〔四六〕。晚年移疾在告，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〔四七〕，旦表謝曰〔四八〕：「已恨多藏，況無用處。」竟不受之〔四九〕，其清苦如此。

彭齊，吉州人，才辯滑稽，無與爲對。未第時，常謁南豐宰，而宰不喜士，平居未嘗展禮。一夕，虎入縣廨，啗所蓄羊〔五〇〕，棄殘而去，宰卽以會客，彭亦預召〔五一〕。翌日，彭獻詩謝之曰：「昨夜黃斑入縣來，分明踪跡印蒼苔。幾多道德驅難去，些子猪羊引便來〔五二〕。」令尹聲聲言有過，錄公口口道無災。思量也解開東閣〔五三〕，留取頭蹄設秀才〔五四〕。」南方謂押司錄

事爲「錄公」，覽者無不絕倒。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曄下及第^{〔五〕}，仕至太常博士卒。

陳亞，揚州人，仕至太常少卿，年七十卒^{〔六〕}，蓋近世滑稽之雄也。嘗著藥名詩百餘首，行於世。若「風月前湖近，軒窗半夏涼」，「棊怕臘寒呵子下，衣嫌春暖宿紗裁^{〔七〕}」及贈祈雨僧云：「無雨若還過半夏，和師晒作葫蘆巴^{〔八〕}」之類，極爲膾炙^{〔九〕}。又嘗知祥符縣，親故多干借車牛^{〔一〇〕}，亞亦作藥名詩曰：「地居京界足親知，倩借尋常無歇時^{〔一一〕}。但看車前牛領上，十家皮沒五家皮。」覽者無不絕倒。亞常言：「藥名用於詩，無所不可，而幹運曲折，使各中理，在人之智思耳。」或曰：「延胡索可用乎？」亞曰：「可。」沉思久之，因朗吟曰：「布袍袖裏懷漫刺，到處遷延胡索人。此可贈游謁窮措大^{〔一二〕}。」聞者莫不大笑。

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，郇公當軸，將用之，而爲言者所抑^{〔一三〕}。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，曰：「朝廷數擢賢，旋占凌霄路。自是鬱陶人，險難無移處^{〔一四〕}。也知沒藥療饑寒^{〔一五〕}，食薄何相悞^{〔一六〕}。大幅紙連粘，甘草歸田賦。」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，其一曰：「相思意已深，白紙書難足。字字苦參商，故要檳郎讀^{〔一七〕}。分明記得約當歸，遠至櫻桃熟^{〔一八〕}。何事菊花時？猶未回鄉曲。」其二曰：「小院雨餘涼^{〔一九〕}，石竹生風砌^{〔二〇〕}。羅扇儘從容^{〔二一〕}，半下紗幮睡^{〔二二〕}。起來閑坐北亭中，滴盡真珠淚。爲念壻辛懃，去折蟾宮桂。」其三曰：「浪蕩去未來^{〔二三〕}，躑躅花頻換。可惜石榴裙，蘭麝香銷半。琵琶閑抱理相思^{〔二四〕}，必撥朱弦斷。

擬續斷朱弦〔七〕，待這冤家看。」亞又自爲亞字謎曰：「若教有口便啞，且要無心爲惡。中間全沒肚腸，外面強生稜角。」此雖一時俳諧之詞〔七〕，然所寄興〔七〕，亦有深意。亞又別有詩百餘首，號澄源集，有歲旦示知己云：「收寒歸地底，表老向人間〔七〕。」又與友人郊遊云〔七〕：「馬嘶曾到寺，犬吠乍行村。」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：「吏辭如賀日，民送似迎時。」懷舊隱云：「排聯花品曾非僭，愛惜苔錢不是慳。」亦自成一家體格。

亞性寬和，累典名藩，皆有遺愛。然頗真率，無威儀，吏不甚懼。行坐常弄瓢子，不離懷袖，尤喜唱清和樂。知越州時，每擁騎自衙庭出，或由鑑湖緩轡而歸，必敲鐙代拍，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，亦其性也。

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，嘗有僧以詩卷投獻，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：「下觀揚子小。」琰曰：「何不道卑吠狗兒肥〔八〕？」次又閱一篇送僧云：「猿啼旅思悽。」琰曰：「何不道犬吠張三嫂？」座中無不大笑。

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〔八〕，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〔八〕，問左右曰：「湯滾也未？」左右皆應曰：「已滾。」筠曰：「僉曰鯨哉。」燁應聲曰：「吾與點也。」

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，筠馬病足行遲，燁謂曰：「馬何故遲？」筠曰：「只爲五更三。」言點蹄也〔八〕。燁應聲曰：「何不與他七上八？」意欲其下馬徒行也〔八〕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有隣弟有終亦有才「亦」，抄本作「賢」。

〔二〕德驤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淮南兩路轉運使「淮南」，原本無，據類苑卷三四、增修詩話總龜卷二六補。宋史卷二七八雷德驤傳載其父子同命爲兩浙、淮南轉運使。

〔三〕當時詞氣壓朱雲 小畜集卷七獻轉運使雷諫議作「當年辭氣壓朱雲」，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當時詩氣壓朱雲」。

〔四〕齋心唯祝秉鴻鈞 小畜集卷七作「齋心唯願秉陶鈞」。

〔五〕而德驤深於易 抄本「易」下有「而」字。

〔六〕比捐館時 詩話總龜卷四三「館」下有「舍」字。

〔七〕猶逋三萬緡 「猶逋」，詩話總龜卷四三作「尚欠」。

〔八〕真宗特出內帑償之 詩話總龜卷四三作「章聖特出內帑錢償之」。

〔九〕新祠人祭祀 「人」，東觀集卷一、詩話總龜卷四三作「民」。

〔一〇〕功名誰復繼 「誰復繼」，東觀集卷一作「復誰繼」，詩話總龜卷四三作「誰可繼」。

〔一一〕「洛陽龍門」至「忘其姓名」四十字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、詩話總龜卷二六引作「呂文穆公蒙正嘗與溫恭肅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書於龍門山」。

〔二〕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「得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、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作」。

〔三〕文穆狀元 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文穆爲狀元」，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文穆爲狀頭」。

〔四〕溫已不意 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溫恭已不意」，類苑卷三五作「溫已失意」。

〔五〕然猶中甲科「猶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、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尚」。

〔六〕其一人徑拂衣歸隱「徑拂衣」，類苑卷三五作「徑拂袖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、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隨拂衣」。

〔七〕後文穆作相「作相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大用」。

〔八〕昔誰爲友 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與誰爲友」，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昔與誰友」。

〔九〕遽以著作佐郎召之 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、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遂以著作郎召之」。

〔一〇〕故文穆罷相尹洛「尹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居」，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歸」。

〔一一〕作詩曰 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作詩贈之曰」。

〔一二〕萬里烟霄達了歸「了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後」。

〔一三〕隣叟盡垂新鶴髮「鶴」，抄本作「雀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、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白」。

〔一四〕故人猶著舊麻衣「著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着」。

〔一五〕洛陽謾道多才子「道」，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六作「詫」，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說」。

〔一六〕蓋斥其友歸隱者也「斥」，詩話總龜卷二六作「指」。「友」，原作「反」，據抄本、稗海本、類苑卷